



翠鳥牌

香烟

烟枝分裝普通大號兩種



德律風中之情話
「你是誰？」
「我是我，你是香妹嗎？」
「是我，原來你是三哥，我正要告訴你，我們倆的前途，現在有希望了，不過我的老父，還沒完全答應。」
「那是好極了。」
「我慢慢，我要問你，你的意思究竟怎樣？」
「我的意思，自然要和你白頭偕老。」
「我那末，我要問你取件禮物。」
「最好好，我明天送一大家翠鳥牌香烟來。」
「東西，是喜歡一對一對兒。」
「位的，正和你我所希望的。」
「很相像啊。」

英商駐英美烟公司總經理
有限公司



魔世防身
一百騙案出版
八人宜閱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特售七折
欲購從速

現金徵求詩文小說百字十元
詳章刊入本書上卷頁請閱者注意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廣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會
寄售處 上海望平街小號日報館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癸亥年七月初五

星期四

小說日報

花五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大來汽車公司

天七廬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劣紙及扇面不書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書件可呈
北京西直門站長張震生君

許廬父招收遙從弟子

（大多數書局皆所收錄可照同行批發價格）惟郵費須各人自理。一本外埠學生能惠然顧我極所歡迎如購寄不便可由函父代辦大抵不另取費。正之。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橫行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居

The Novel Daily
號八十四百二第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口路馬三街平望海上立設館本
例刊告廣
期四行後行長同角大日
星五每幅四行普中洋每
期星長字短角每通中六行
九八路派上刷明者印
號十中克海所印光刷

▲大贈品

定價及贈品表

介紹代銷另有章程期限以兩月爲限過期無效
郵費在內

本報主幹買秉鈞王幻塵每逢星期六出版內容專載各種風刺插畫小品文字詩歌等後半幅特闢社會偵探一類專司揭破社會上種種黑幕而導以真言爲宗旨編輯者爲知明女士准于八月廿五日出版每張售大洋二分定期半年大洋五角全年大洋九角爲定閱全年者以幻社出品之好青年自治法一冊爲贈定報處上海西門斜橋斜徐路六十五號本社

社總社內設上海貴州路一百三
州入社者甚衆故特於即日起在
巷東口廿九號內凡蘇州社員可

投稿諸君注意

夫人蔡懿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樂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尙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奉寄。先生自言。將有『蕊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尙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廣父
郭元覺
吳雙熱
李定夷
孫綺芬
鄭逸梅
潘无朕
趙眠雲
俞天慎
仝啓

奴隸式的學徒制

中國舊式商店裏。一件最不平的事。便是學徒的待遇。他們並不明白。學徒應學的商业常識是什麼。只曉得使喚與罵地呀。抹桌呀。代先生們裝飯呀。傾倒器皿呀。做這一件僕役式的服務。差不多每天除掉這幾件例行公事外。簡直沒有可學的事。

代店王一方面設想。總算是便宜極了。收了一個不要薪金的學徒。便可省下一個傭僕。但是代學徒同學徒的父兄設想。就未免有些不堪。人家將兒子托付你們。原想學些商業常識。爲將來立身混飯吃的預備。你們這樣的對待他。自問良心上交代得過去麼。

或者。有類情的學徒。從旁留神看會了。本店的應用學識。當然有支取薪金的權利了。偏偏店主爲節省則支起見。說他三年來完。沒有支取薪金的資格。唉。三年滿後。無論會與不會。都有支取薪金的資格麼。

現在世界的商業競爭。一日千里。我中國商戰失敗到這樣。還不急急的培植未來人物。仍然施用這一種舊式對待的手段。這真是自取滅亡呀。有識的店主們。快些提倡改革這惡制度呀。

李瀛洲

枕亞。是與我同病的。他的夫人蕊珠女士。與我亡妻淑芬。都是相偕不幾天。都病故了。他是因為看見床榻。想起他夫人來。伏在枕上。哭了一夜。我雖然現在續上絃了。有時想起來。就要哭的。今天一見他這篇文章。寫得不勾起我的傷心來呢。所以我現在。都不願回海甸。看視椿萱原因。就是怕見淑芬的結晶遺品。我那二週小女孩。他一見了我。叫我一聲爸爸。我就得哭半日。我越怕越不願回海甸了。今天我讀枕亞的這篇大作。哭的淚人兒一般。好容易淑蘭拉了幾樣傍的事件。來逗我開心。才止住了悲哀。我哭完了。時已到了三點四十五分鐘。心裏一煩煩。就昏昏沉沉睡去了。

睡了片時。聽得耳傍。鑼鼓鉦鐃的聲音。又有軍樂鉦鐃的聲音。都是些悲慘之調。我一驚嚇醒了。一看壁上鐘。已是七點半了。再一細聽。原來是本街「粉房琉璃街」過大出喪的。吹打的悲樂聲音。我一看見這聲。眼淚的。又滴滴落下來。

這軍樂吹的悲調。聽到耳際。就勾起淑芬出喪的時候了。閉着眼落淚。就覺着看見淑芬的棺材。往起招三十二個軍樂。在那裏奏。我母親躺臥地上。閉過氣去。我弟我妹。還有許多親友。在那裏叫喚。我父親眼淚流了一皮包。我岳母也躺臥地上打滾。哎呀。我那未滿週歲的小女兒。穿着一件小白孝衣。還只是笑着。奶婆子怕他害怕。就與我說道。我將小姐抱抱到鄰家玩去。您不要着急。我一覺疼他。就見奶婆子抱着他。手裏

茫茫大海。水天相接。波濤洶湧。時作澎湃之聲。天色黯然。烏雲密布。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將傾盆下矣。當此時也。滄溟浩渺之中。有一葉扁舟。沖風冒浪。努力進行。將入港避雨。舟中有舟子二人。乘客三人。皆髫年時代之學子也。彼三人者。同爲某鄉聚賢村人。居處相離不遠。朝夕相聚。情同骨肉。一姓羅。名少鵬。一姓姜。名文通。一姓常。名從龍。年歲相若。同肄業於某學校。天資學力。均逾常人。中以羅少鵬爲尤甚。師長同學。交口稱譽之。三人意氣相投。肝胆相照。食則同器。臥則同室。當時暑期休假。歸家作省親計。整理行裝。相率出校。乘車至海濱。舍車而舟。望海時風景。浩々無際。繼見黑雲如煙。〔未完〕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皮鞋案

少飛

淞濱某大學。為耶教中所立。院長美國人。學生頗多。達數百人。人數既多。出入之人。自難辨別。故失竊之事。時有所聞。一日。舍監報某生宿舍中。失竊皮鞋一雙。備覓無得。院長難於對付。乃召董生進。比問竊案。已不止一次。今某號宿舍中。又失皮鞋一雙。余無法破獲。知汝平日研究偵探之術。今委汝偵之。董生不辭。即至宿舍。實施其搜查手續。問被竊者曰。君能將失竊之事。一告余否。被竊者曰。余此鞋新託友人購之倫敦者。故其形式較異。底有圓孔五六。昨日天雨。着後即置於下。旋即出舍。及還舍。視皮鞋已不知所往。余失竊情。如是。生乃詳細觀察。見其鞋之中。多一鞋。詢之同室之人。均不知此鞋為誰氏物。竊此鞋形式。似非下賤之人所穿。董生即知竊者。必易皮鞋而去。一時忽忙。致遺此鞋。乃察地上果有皮鞋泥跡。跡中有小孔五六。惟隨跡而出。過操場。出校門。門外碧草平鋪。竟足跡不能得。乃拔去草根。見泥上隱約有鞋跡可辨。直行至松濱。知竊者必渡淞而去。乃招舟子。渡至中深。詢舟子曰。日內曾有一似上流之人。來此過渡乎。舟子曰。來此過渡之人。上流之人衆多。若問誰者。董生曰。曾有一足穿華貴之皮鞋者。渡至彼岸乎。舟子曰。昨日似有此人過渡而去。董乃不言。旋渡回。比及岸。董面色立變。對舟子厲聲斥曰。汝好。渡偷兒來。竊吾

校物。余今捉汝至捕房。治汝罪。舟子惶懼萬狀。哀求曰。先生我舟子向賴校中諸先生照顧。得操是業而生。事敢通同賊子。串竊先生輩物乎。即有賊來喚渡。余實不知彼是賊。苟知之者。余必不肯渡彼。董曰。汝能依我言而行。余即赦汝。舟子曰。惟命是遵。董曰。若彼人再來喚渡。汝即將舟泊至遠處。來校報告。指出此人。余每日守在校中待汝。舟子曰諾。董遂返校。明日。舟子果來校報告曰。彼人刻又來矣。并暗中指明。董視其人。服飾甚體面。不類作賊子者。詢其來由。則謂來訪某。董生喚門役導之客室。囑善守之。已則偕同校諸人。知彼所訪之名。實係虛造。校中並無此人。董乃命看押。返報院長。送捕房究辦。庭訊之下。直認不諱。遂押入西牢。身入法網矣。

慧兒偵探案

少飛

慧兒。朱姓。慧年學童也。天資聰穎。幼好讀書。識字敏捷。經目即不忘。揮翰操觚。藉可稱。父母珍愛之。年十二。肄業於高等小學。列一年級。孜孜終日。向循循禮。試輒冠其曹。師長同學。交口稱譽之。未逾二載。已遞升至三年級矣。在校之時。課餘之暇。不告汝。汝將入五里霧中。我前在京時。過財政部門。忽見有雄糾糾者流。紛集索餉。乃入視之。當時有一國務院中人。見我係問人。起而詰問。我遂他去。此非我由財政部行走。而得國務院顧問乎。某晚我往戲園觀琴雪芳演劇。適黎黃坡亦至。我即隨之進。自稱大總統隨員。亦不為過。後在黎處觀射文虎。會拾得小學生徽章一枚。不啻獲一奇珍。文虎章矣。彼好用支離牽強之辭。以自炫其顯赫者。我庸何讓。友鼓掌曰。君有此滑稽名片。宜乎勢利小人之立獻醜態也。

。或游戲於操場之上。或牧羊於校園之中。或消閒于書室之內。一日。散課鐘既鳴。學生皆列隊出教室。慧兒於散隊之後。至書室。翻閱書籍。偶得福爾摩斯偵探案一冊。披閱至再。不忍離手。從此課餘無事。即研究偵探之學。嘗曰。彼福爾摩斯。誠瑰偉奇特之士也。然彼能如是。吾豈不能是乎。於是精心研究。久之。稍有所得。某日。為日曜日。學校休假。慧兒方於養晦軒內。靜坐觀書。有好友陸肅清過訪。急起身迎之。相攜入軒。賓主對坐。寒暄既畢。陸生曰。昨聞君言新購得圖書一本。是書精美無比。乞惠假一觀。慧兒即入內。從書架上。取出。付陸生。陸生翻閱良久。嘆賞不絕口。坐談既久。各有倦容。慧兒遂邀陸生遊後園。時當暮春。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二人對坐於娛樂臺之上。縱目四顧。怡然自樂。返入軒內。覺桌上之圖書。已杳然不知所往。時間窗外笑聲。慧兒則竭其智力。詳察之。既而奔出。移時。持原書而入。笑而言曰。得原物矣。陸生問曰。兄何能得此。慧兒曰。余方疑思間。瞥見椅上有足跡。知取書之人。必低於余。當其取書時。必起立椅上。故泥痕宛在。又見桌上遺有玫瑰花瓣三四。余即疑余妹所為。察花瓣非新鮮。因思余妹頭上所戴之花非今日所採。地上足跡。自門外入。細視之。

未完



情人的用度

吳魏淑芳女

琦芳正在窗前。看那小說日報。忽地裏伊的情人。司傑生來了。他踱進房來。露着很快樂的樣子。站起來嘴裏說。傑生哥。你來得正巧。我剛在無聊的當兒。有你有來倍着我。就可不覺寂寞了。他緊握着伊的手說。芳妹。這樣好天氣。怎不出去玩玩呢。琦芳說。我也想着這層。想去會同學。因為這兩天。身子不大舒服。纔沒出去。好容易今天好了。昨天我的表弟。到我們這裏來。說他們校中。今天要舉行畢業禮。他特地拿兩張入場券給我。我就和你一同去參觀參觀罷。傑生拍手笑說。芳妹。好極了。琦芳進內換了衣服。傑生看伊走出來。便道。芳妹。你真是個美人兒。我永遠愛着你。琦芳聽了他們話。雙臉微紅。含羞無語。傑生便接近伊的身。和伊接一個很甜密的吻。兩人挽着手就出去咧。道謝說。普通的婦人。有了情人。不過替伊解悶兒的用途罷了。



稽滑談

張璞堂

鄉間某多烘先生。不善詩而偏好吟。一日多食致傷。夜半腹痛欲瀉。急急如廁。未及開門。而米田共已出。先生在造次之際。時與忽發。隨口吟曰。『尿急屁又催。連忙爬起來。門門拔不出。黃花偏地開。』適為鄰翁聞之。贊曰。一首好詩。先生應之曰。不但一手。并兩手都有。馬世仁與友出遊。誤違警章。被巡士捉將官裏去。少頃一官高坐堂皇。詢訊之下。聲色俱厲。馬乃神色自若。從容出一刺置案頭。曰。區區過犯。即盡律處罰。亦非不了之事。何必小題大做。及聆其語。閱其刺。惶駭無似。遽下坐服禮曰。巡士目盲。得罪大人。冒昧。還吃恕有。言次。敬請入內。馬嗤之以鼻曰。爾公務忙。我不暇。改日再見。官恭送至門。猶連連以恕罪為辭。友見該官前後恭。莫明其妙。怪而問之。馬隨出一刺示之。笑曰。閱之當。諸友見上有『財政部行走國務院顧問大總統隨員二等文虎章馬世仁』此等累累頭銜。君從何得來。馬戲曰。確有來



改過說

少飛

過猶腹心之疾也。知疾即治。不害其身。知過即改。不害其德。人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改。終不失為善人。昔太甲悔過。世稱賢君。周處除害。傳為美談。蓋過之生也。或非本意。一時昏昧。如入歧途。賢人君子。不能無過。及其覺也。有悔而痛改者。有憚於改而終於過者。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訂之食焉。過也



義務通信

彭鐵盒玉幻塵二兄大鑒代郵敬悉。敝處在『上海紀子路司克而路富潤星內』貴報既蒙贈閱請按期直接寄至該處交弟收不誤。劉恨我覆。董翼親兄本報通信已悉大著『劍俠奇緣』弟處實未收到請一查至要鑒鑒承極力幫忙感激涕零如大著以後常乞源源賜下以光篇幅暑氣炎炎珍重起居并盼回玉。小弟恨我上

星光

內容計劃短篇小說二十五篇約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同時出版用上等瑞典紙精印深白素雅因為每篇有銅版插圖但是小影不容你加附的考證非但能夠明瞭來龍去脈而且常常不勝枚舉之至先生的好友均是精心的作品不比胡亂出錢得到的賤貨賭手所以更是不可不看的

樞齋主人常不勝附刊之非徒欲伸先生們感戴之心也說家的小史軼事還可缺了以爲恨做去總脫不了妨礙幾位大名的首任



蘇門東中市
州戎鎰昌啓
電話八百八十四號

光劣紙不書「一」磨墨資每元加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 每字一元
「餘不刊」

民國五年五月 虞山徐天璠

文選

收件處上海

名人

10

100

1990

100

10

檸檬
荷
蘭
粉

每人備酸梅精或啫嘯粉一瓶。即一夏平安。酸梅精乃解暑止渴之清心劑。每水一磅。只須滴入數滴。賴化學之作。用。立即變為酸性涼液。飲之香涼甘美。止渴生津。當此酷暑。誠衛生家所不可少之一種飲料也。啫嘯粉亦清心解渴消食健胃之良劑也。每水一磅。加入此粉一食匙。以箸調之。立即汽泡澎湃。突騰不已。飲之與最高檸檬汽水一樣。亦家庭中解暑應備之飲料也。以上兩種贈物。每瓶原價一元。今為贈送起見。減為每種大洋五角。計算每瓶須折本二角二分餘。本公司向章。祇有批發。不設門售。故此次之贈送。無論本外埠。都以函購為限。到門恕不應命。函購郵票十足通用。寄費每瓶大洋五分。來函須書明本公司二號營業部收為要。再此大之賤售。以本公司為限。本外埠各代售處。仍售每瓶一元。并不贈送。各界幸勿誤會。歡迎本外埠各寶號代銷。利益優厚。函詢即復。

本社以研究西洋幻術。改良吾國舊有之戲法爲宗旨。設立研究講習部。出版幻術真相雜誌。編譯書籍。發賣器械。創辦伊始。特設優先額一千名。免收社費。函索社章及幻術真相者。請附郵票六分。

社址上海山東路一六九號

金鐘牌化粧品



油髮生 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科目水彩油畫等十門
學費祇收四元至六元
亞光圖學學校招男女生
(校址)杭州姚園寺巷
(章程)函索郵票二份

失名

詩人練才若練劍。光氣內歛無端倪。飛騰长虹豈有跡。湛澹秋水如無委。是共興在萬象表。浩然意以元化師。去者已遠不可追。來者有待安得知。方平自笑今已老。且看人間狡獪兒。

▲杭州雜詩

明月纖圓夜未昏。車家橋畔一開樽。十年未買杭州屋。懊惱紅樓墮酒痕。

武林門外雨瀟瀟。穩坐籃輿過六橋。紅是荷花綠楊柳。青山無數壓風潮。

少年落拓負文章。兩度師門出此鄉。誰見今朝詩弟子。青山白舫對湖光。

雷峯塔對陸家墳。曾記披圖是夜分。悟到妙文更何處。四山水影半湖雲。

▲黃巖

返照斷飛雨。暮禽啼過牆。高霞映水紫。獨樹表霜黃。山石徑已盡。村墟盡更荒。堪憐小兒女。乞食偏他鄉。

徐哲身



白梅花館雜

周積餘

運來壓線多暇。百無聊賴。偶檢敗篋。得稿盈寸。乃不以詮次。彙成一篇。錄之如下。擬此投諸小說日報雜俎欄內。未

挽蔡蓮珠夫人

南●沙●楚●蘭●盛●世●芳●

挽蔡蕊珠夫人

南沙楚蘭盛世芳

結來佳偶本多情何事偏教悔舊盟豈是紅顏應命薄無人替作不平鳴

世間不少傷心事如此收場世亦稀縱有親生兒女在蓋棺無個着麻衣

雜詩讀罷淚沾襟無地埋香恨更深一世爲人遭白眼矜憐惟有丈夫心有

兒夫生性本忠誠弱質寧無愛護情一任嬌花風雨妬個中情節欠分明

泣 珠 集

集 珠 泣

來慘人肉屬鴈落
得縈演生寡寡沾
斷人倫離情情情
腸劇一死別焦焦
紅袖一場最卿卿
袖十年堪堪遣遣
十珠妻婦婦婦婦
珠淚母子費費費
青山費量量量量
終古月圓月圓月
玉埋月缺缺缺缺
香勝勝勝勝勝勝
江回首首首首首
南有春去去去去
有鳥春春春春春
呼春春春春春春
姑春春春春春春

知徐秋亞先生其容我驛人乎。張頌周先生。家藏吳徵畫滄墨山水一幅。遠山層疊。近樹叢秀。清流激湍。間有扁舟。獨容與中流。隔岸矮屋數椽。別成村落。門外長林掩映。野徑盤紆。竹籬四圍。清閒幽曠。悠然有出塵之致。上有題句云。煙豁曲曲漲痕。

虞山紀游詩

胡石予

念身無昆弟。室鮮儲藏。老母餘年。何以爲活。固以情語之。求放之歸。皂帽人曰。奉命追君。殊難方便。聞君守戒律。曷勿向

菩薩求之。娑婆合掌宣佛號。忽
一人降至雲堅。僧服褊袒。而狀
貌乃與己同。爾輩曰。但往勿慮
。當爲子緩頰。因相將至一牙署
。共其入。花木披離。異物清曠
。堂中設公案。擁坐一老人。修

髻大耳。儼然可親。旁侍背虎。亦溫文無惡相。葉徧詢陳情。僧衣者亦爲之請命。老人微笑答曰。尊者慈悲。爲善男好說法。自當變通處案。許此醫侍母天年。因令皂帽人仍送葉返。及出門。僧衣者不知所往。葉謂皂帽人。夙聞人言。冥中有十八地獄。而閻羅殿前。執役者皆夜叉惡類。何今日所見。乃大不然。皂帽入答曰。境由心造。因人而異。子已往無惡果。當前無惡念。何自得見地獄變相。然必欲觀之。亦自不難。引之至一處。迎面有大圓鏡。鏡中初無一物。忽而刀山劍樹。阿鼻拔舌諸慘狀。一一顯於眼前。如觀電影。遂現遂隱。葉忽自思。此得非仍屬吾心之幻相乎。一念才起。諸境悉滅。並明鏡而無之。皂帽拍其肩曰。子煩惱不凡。今宜歸矣。家如夢醒。而心境豁然。別具抄解。視一如文字。其如糟粕。悉屏諸

經。不復誦覽。養母而外。日唯閉門默坐。後十餘年。母無疾而逝。葉殯葬訖。棄家雲遊。不知所往。

日月無光
齋筆記

距今四十年前。吾邑有張阿毛者。富家後也。性剛直。臂力過人。生平無學問。待人以虐。處手足間。一言不合。輒以老拳對付。兄弟畏之如蛇蠍。嘗因折產事。而詣縣訟之。將制兄弟於死地。一日。阿毛閒居無事。出外散步。行至城隍廟。見一人跪於神座前。哀哭不已。形色悽愴。口喃喃作祈禱狀。阿毛問所苦。答曰。吾同懷兄弟三人。今兄與弟乃將死。醫藥無效。挽求之術。日求神保佑。使吾兄弟病即痊愈。深願剖吾之壽命。以益吾兄弟耳。阿毛聞之。竊立良久。既而自言曰。彼亦人也。處手足間。能相親相睦。而吾之處手足間。既不能親睦。致涉訟公庭。慚愧已極。卿可觀顏人世耶。歸家即拍案自責曰。兄弟手足。不知親愛。務事苛刻。恐古今無以吾之

兄弟聞狀咸來慰藉曰。田產小事。胡至此耶。阿毛跪地而涕泣曰。吾之爲人。遠理悖法。吾之爲事。昧盡良心。而今而後。尙可覩顏人世耶。妻子與以食不食。呼之寢不寢。遂長號數聲。一應而絕。

自述小史

夢石
鉏農
合稿

緣暗紅稀。春光明媚。同事諸子。或踏青郊外。玩賞淑景。或過歸故鄉。拜掃祖墓。惟余兀坐斗室。嗟嘆歎歎。自思往歲今時。隨老父。携幼妹。掃拜祖塋。頗滋娛樂。今則成一蕩產傾家不肖子矣。回溯處世以來。二十有三年。所歷之境。盡成幻夢。當此十年一覺之時。百無聊俚。爰筆誌之。以的世道險惡。今世青年。不乏同病。願作前車鑑也。

余。歛之南鄉人。父行賈吳門。生余於吳。弟妹七人。先後夭折。今存者惟余及次妹。余稍長。誠於吳。時學校方興。爲新舊交接時代。余初談於私塾。繼改入小學。涉履其間殊少獲益。况賦質鯁鈍。身弱多病。平日喜嬉遊。性尤傾倒。

(未完)